

郭子儀征西

郭子儀
征西

月唐演義第七集

方今文化日新，文學之範圍日廣。若古本說部諸書，含義深刻，情節顯明；流傳既廣，因勢利導，足以轉移社會，促進文化。故新舊說部，在今日讀書界中，實感需要。惜乎一般刊本，字句舛誤，續像陋俗，且將內容刪割割裂，藉此縮減篇幅，賤價出售，漁利競爭，誑騙讀者，莫此為甚！本局深恨此種行為之不當，願以開揚文化，提倡普及教育為己任。故於刊行新舊說部諸書，莫不經精詳之整理，與嚴密之考訂；實事求是，向為讀者所稱許。至選用紙張之堅潔，與印刷之完美，更為有目所共睹，毋待贅述。且封面係用七色膠版精印，雅麗動人，自非一般粗製濫造者可比。如此最優美之書籍，僅取最低廉之代價；原為助導文化，推廣流通，區區熱忱，惟希公鑒！

提要

唐幼主李亨被妖女烏鳳仙攝走後，太行山衆將無不驚恐錯愕，後悉幼主身陷北海白水洞中，於是羣推郭子儀爲征西元帥，統率全山人馬，征伐西涼大宛國，一路勢如破竹，連奪四關，長驅直入，抵達西涼要隘困虎城，番人預設空城計，引誘唐兵入城，四面圍困，郭元帥自悔失策，怒焉憂之，蓋一旦糧斷草絕，同歸於盡也，幸林洪下山，破去妖人無極圖，其圍始解，復於白水洞救出幼主，大宛狼主見兵薄城下，因是納款獻降，西涼遂告平復。

武俠偵探小說

左列各種武俠偵探說部，本本都是第一流的作品；情節是萬分驚險，緊張，詭譎，離奇。除描寫生動，敘景逼真外；涵義亦異常深刻，足供讀者之細細體味。牠確能引人入勝，使你「一編在手」，「廢寢忘食」！

汪劍鳴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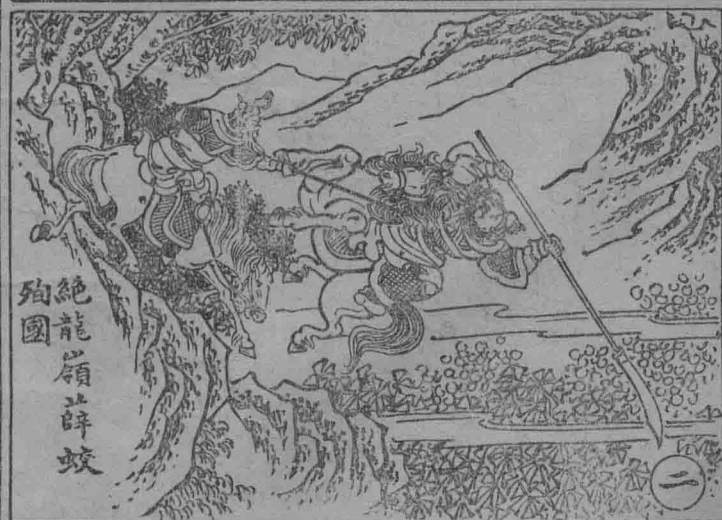
江蝶盧重編

彩面峨嵋劍俠傳	實價一元五角	彩面夜行飛俠傳	實價四角
彩面武當豪俠傳	實價一元五角	彩面小劍客	實價一元一角
彩面江湖俠客傳	實價九角五分	彩面邊荒大俠	實價一元
彩面少林女俠	實價一元三角	彩面小霸王打擂臺	實價三元
彩面鬼魅江湖	實價九角五分	彩面少林小英雄	實價四角
彩面神眼驚兒	實價一元	彩面白眉毛	實價六角
彩面關外屠龍記	實價二元五角	彩面俠義五飛劍	實價七角
彩面半片殘照	實價七角	彩面飛劍奇俠傳	實價一元六角
彩面梅花暗殺團	實價八角五分	彩面風塵三劍	實價八角
彩面七山王	實價七角五分	彩面俠義鋤奸記	實價一元三角
彩面斷頭亭	實價六角五分	彩面乾坤義俠傳	實價七角五分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郭子儀





林洪奉命下仙山



跨神
虎獨
闖
番營





月唐義演
第七集

郭子儀征西目次

第一回	銀燕關白滾歸降	一
第二回	薛文俊陣前中箭	三
第三回	韓家莊白馬救主	六
第四回	擒番將韓坤用計	八
第五回	黃天傑鋼底喪生	一一
第六回	吳剛匹配黃鳳鸞	一三
第七回	烏天熊生擒唐將	一五
第八回	鮑官保力戰天熊	一八
第九回	烏梨花沙場逞能	二〇
第十回	黑虎鎚破落魂鎚	二三
第十一回	韓鳳英進關游說	二五
第十二回	姻緣鏡聯成佳偶	二八
第十三回	困虎城元帥中計	三〇
第十四回	郭子儀疆場奮戰	三二
第十五回	烏風妖術敗唐兵	三四
第十六回	焚山谷八將歸天	三六

郭子儀征西 目次

二

第十七回	絕龍嶺薛蛟殉國	三八
第十八回	無極圖殺退救兵	四〇
第十九回	林洪奉命下仙山	四三
第二十回	跨神虎獨闖番營	四五
第二十一回	諸葛英發兵接應	四八
第二十二回	七星旗收無極圖	五〇
第二十三回	白水洞巧救儲君	五三
第二十四回	平大宛三軍奏凱	五五
第二十五回	鍾景期長安應試	五七
第二十六回	游花園書生拾帕	五九

月唐演義
第七集

郭子儀征西

第一回 銀燕關白滾歸降

前集三盜梅花帳中，說到銀燕關主白滾，見女兒白賽花降順大唐，又見衆唐將俱在堂上，知大勢已去，沒奈何吩咐道：『衆將聽了，本關主如今降順中原，開城迎接唐兵，爾等愿降者，一齊歸降，不愿降者，悉聽自便。』衆番將見主將歸順，俱皆齊聲言道：『未將等愿隨關主歸順上邦。』白老將軍命賽花小姐回轉後堂，遂與薛克虎、張信等見禮。一同來至關外，迎接郭元帥與衆將。唐營中郭爺聞報銀燕關開城降順，遂同衆將出營。白滾上前施禮道：『元帥在上，銀燕關白滾特來參見元帥，自愿開關納款，伏望元帥寬恕。』郭元帥即忙還禮道：『老將軍請了，今承將軍歸順，實生靈之幸也。』遂吩咐起營拔寨進關，出榜安民，盤查倉庫不表。白滾在帥府中設筵款待元帥與衆將，又令人奏番樂助興，飲酒之間，諸葛英起身行禮道：『山人聞得老將軍有位令愛千金，未尙受聘，現有薛老千歲之孫薛克虎，年少英雄，與令愛天生一對，郎才女貌，山人意欲做個牽紅絲的，月老配爲良緣，不知老將軍可否應允？』白滾聽說，正待回答，只見呆瓜張信哈哈笑道：『牛鼻子不要你做這現成媒人，姪兒薛克虎已與白小姐兩下恭過喜了。』張信這句話不打緊，惹得白滾面紅耳赤，啓口不得。郭元帥喝道：『匹夫休得胡說，若再酒後放肆，定當重重處責。』遂謂白滾道：『老將軍適纔匹夫張信滿口胡言，望老將軍休要罣懷。今本帥代薛賢姪求親，萬望慨允。』白滾忙答道：『元帥與先生爲媒，未將敢不從命，祇是仰攀高親，未免抱慚。』郭爺道：『老將軍說那裏話來。』遂命薛克虎上前拜見岳父，又與四位舅兄見禮。諸葛先生道：『在山人愚見，如今正在軍事倥傯之際，不宜延擱，湊巧今日是黃道吉日，薛

郭子儀征西 第一回

二

克虎與白小姐兩下完姻如何？郭爺道：『先生言之甚是。』於是吩咐關中掛燈結彩，殺猪宰羊，預備喜事。白滾也叫丫環上樓，代小姐梳洗打扮。一到晚上，虎堂上設下數十席酒筵，大家歡呼暢飲，好不熱鬧。薛克虎更換了新郎吉服，越顯得齒白唇紅，丰神清麗，拜見了元帥先生與岳父，衆將與他一道過了喜。只見一對對了環，掌着紅紗燈出來，相請姑爺上樓。薛克虎辭別衆人，隨到高樓之上，與小姐參拜天地和合，然後交杯合巹，送入洞房。在紅燭雙輝之下，見賽花小姐越覺斌媚動人，不由的情不自禁，擁入羅幃，說不盡夫妻恩愛，一言表過，歇兵數日。郭元帥下令三軍起行，兵進銅馬關。且說這位銅馬關主姓黃，名勇，生有二子，長名天俊，次名天傑，俱有萬夫莫敵之勇。這一天忽見小番跑來報道：『啓上帥爺，中原郭子儀兵伐西涼，一路上破了金雀銀燕二關，今已兵到銅馬關，請令定奪。』黃勇道：『有這等事，再去打探。』賞了探子銀牌，一面遂差番兵小心防守城關，一面帶着手下衆將，到教軍場中操演。郭元帥兵抵銅馬關，養精蓄銳，這日升坐大帳，聚集衆將，問道：『那位將軍領令前去攻打城關？』張信王奇二將走上大帳，同聲言道：『末將愿領將令奪取三關。』郭元帥道：『二位賢弟，務必小心。』張信王奇應聲得令，帶着三千精銳兵士，砲聲响亮，出得大營，來至沙場，高聲叫罵。關上番兵，即忙稟報黃關主道：『關外有南蠻討戰，請令定奪。』黃勇大怒道：『南蠻如此猖獗，誰敢出關迎敵？』只聽一聲應道：『末將等愿出關應戰，生擒南蠻，來見主帥立功。』黃勇一看，乃是手下副將牟利剛，牟利強，遂道：『二位將軍出戰，小心南蠻狡猾。』二將領了將令，走下虎堂，頂盔貫甲，點起三千番兵，放砲出關。牟利剛拍馬當先，端着手中宣花大斧，喝道：『來的南蠻，休要逞強，快快報上名來，在俺的斧下送終。』張信聽那番將聲如怪鳥，抬起頭來一看，但見他一張靛青臉，被蓬鬆的赤鬚紅髮掩住，看不清耳目口鼻，唇邊露出兩個焦黃獠牙，手執巨斧，跨一匹青駱馬，依稀是溫元帥下凡，再看後面那個番將，一頭綠髮，面目黝黑，宛如海中夜叉一般，十分可怖。當下言道：『番奴聽了，咱乃張信，他是王奇，與郭元帥八拜。』

的弟兄，快些獻出關來，免傷性命。」牟利剛掄斧就砍，張信舉棍招架，兩下戰了十餘合，不分勝負。牟利強見此光景，舞動鋼叉，上前助戰。王奇拍馬過來敵住。這時沙場上只殺得塵土飛揚，日光慘淡。二番將雖勇，怎及得一對呆瓜，殺了一個時辰，漸漸不支。牟利剛正待回馬逃走，被張信一棍打落馬下。牟利強大驚，也給王奇攔腰一斧，砍成兩段。各梟首級，乘勝掩殺，番兵敗回關去。黃勇聞說牟家兄弟陣亡，怒滿胸膛，大叫道：「衆將官，誰願再去走走？」只見大兒子黃天俊上前行禮道：「爸爸息怒，待孩兒前去與二位將軍報仇。」黃勇道：「南蠻利害，我兒出關交戰，小心謹慎。」天俊答應曉得，上馬提刀，領兵出關，來至沙場之上，見對陣兩員唐將，腰間掛着牟家弟兄的首級，大怒喝道：「南蠻休得無理，俺小將軍來也。」爾等留下名來受死！」張信、王奇通過名姓，喝道：「小驍狗也留名來！」黃天俊也報了名姓，催馬搖刀，直奔張信砍來。張信端棍急忙招架。兩人戰了十餘回合，黃天俊不是對手，心中暗自思忖：「這個南蠻果然利害，不如用麻藥箭傷他。」想罷，主見把手一揚，對着呆瓜張信，喝道：「南蠻休要猖狂，看俺小將軍的寶貝來了！」耳聽噹的一聲，袖中飛出一枝麻藥箭，直奔張信咽喉而來。張信讓之不及，一箭正中左肩窩上，一陣酸麻，眼前發黑，哎呀一聲，回頭就跑。王奇一見，即忙舉斧上前擋住，戰未數合，也被黃天俊一箭射中右膀，一聲喊叫，回頭就跑，跑到營門，二將倒在塵埃。黃天俊催馬趕來，思量結果兩個呆瓜的性命。

第二回 薛文俊陣前中箭

張信、王奇中了番將的麻藥，袖箭跑至營前，跌倒塵埃，人事不知。黃天俊催馬趕來，要傷二人性命，幸營門外一衆兵士，施放亂箭，將他擋住。張信、王奇拾上大帳，見了郭元帥將二將受傷情形，說了一遍。郭元帥聞言大驚，見一雙呆瓜面如白紙，四肢不動，只剩奄奄一息，忙叫人將二人扶到病榻上睡下，着隨營大夫小

郭子儀征西 第二回

四

心診治。又見三軍報道：『啓上元帥，番邦小將，口出狂言，還在罵陣，請令定奪。』郭元帥問道：『衆位將軍，有誰再上沙場，生擒這小番狗？』只聽一聲應道：『末將弟兄愿往。』郭元帥一看，乃是李萬書、李萬立弟兄兩個。遂吩咐道：『二位賢弟出馬，小心番奴袖箭。』二將口稱得令，上馬提刀，三聲砲响，殺出營門，會見番將黃天俊。兩下通過名姓，催開坐馬，各舉兵器，一場惡戰，約有十幾個回合，又被黃天俊用麻藥袖箭傷中二將肩膀，帶傷而回。李家弟兄受傷進營後，又有余成龍、燕子機、燕子桃三將領令出馬，依然帶傷回營。黃天俊方纔得勝回關，報功不表。再說郭子儀見連傷七員大將，身帶箭傷，無藥醫治，不由心中十分着急。只見小姐樊秀蘭上前言道：『元帥放心，此乃是麻藥箭所傷，奴有金丹在此，能救衆將性命。』郭爺轉憂爲喜，傳令緊守營門。一宿已過，次日清晨，升坐大帳，衆將參見已畢，又見藍旗探子報道：『番將又在營外討戰，指名要帥爺親自出馬。』郭元帥聞報，勃然大怒道：『小番狗目中無人，待本帥前去親自會戰，誓必將他拿下。』遂吩咐左右備馬，抬槍伺候。言還未盡，忽見小將薛文俊上前行禮道：『叔父大人，暫息雷霆之怒，小姪愿往出戰，將他拿來。』郭爺吩咐道：『須要當心。』薛文俊上馬提槍，衝出大營，來到戰場，但見黃天俊正在那裏耀武揚威，不由怒往上衝，厲聲喝道：『小番狗，休得逞能，俺小爵主薛文俊來也。』馬到近前，挺槍便刺。黃天俊舉刀架開。一來一往，奮勇廝殺，兩邊兵士搖旗呐喊，擂鼓助威。黃天俊怎是薛文俊對手，戰了數十餘合，虛晃一刀，用手一揚。薛文俊知他施放藥箭，忙把身子一偏閃過。一連三箭，俱未命中。黃天俊頓覺着慌，急忙圈轉馬頭，催馬落荒而走。薛文俊如何肯容他逃逸，隨後緊緊追趕。正行間，前面一條大河擋住去路。黃天俊大驚失色，忽見山根下有一座古廟，連忙催馬到廟門外，下馬離鞍，閃身進廟，將廟門緊閉。薛文俊趕到荒山脚下，見番將躲進古廟之內，勒馬喝道：『小番狗，快快出來受縛，免得殺進廟來，拿住你千刀萬剮。』黃天俊由他罵不絕口，祇是躲在廟中不睬。不多一回，天色漸晚，朔風凜烈，大雪紛飛，因西涼天氣寒冷，十月就下雪了。薛文俊又

不好回營，又不敢進廟去活擒番將，不覺進退兩難起來。黃天俊在廟裏門縫中張望，見薛文俊守在廟外，心中暗暗惱怒道：「這小南蠻欺人太甚，守候着要傷害俺的性命，也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如在門縫之中射他一箭。」想定主意，把手一揚，一枝麻藥袖箭，對準薛文俊喉的一聲射去。薛文俊冷不防備，被他一箭射中左腿之上，猛可裏吃了一驚，向旁側一讓，故意說道：「小番狗，你用暗箭傷我家爵主，幸虧我處處防備，你不然就被你射中了，今日好歹等到天明，諒你插翅難逃性命。」薛文俊在外邊說了一派的假話，只嚇得黃天俊胆戰心驚，以爲袖箭未曾射中，緊守廟門，再也不敢出頭。這時薛文俊口中雖這般說，不覺箭傷之處，陣陣酸楚，心中想道：「我中了番狗的藥箭，若再挨延，難保性命，不如回營去見元帥，縱然身死，也有一個下落。」繼而又想道：「不可，我此刻帶馬一走，番狗定必隨後趕來，怎生是好？」薛文俊一時千思萬慮，忽然陡生一計，即忙翻身下馬，將手中的一桿槍，倒轉頭來，把槍尖刺入泥內，又將身上的戰袍脫下，披在槍桿之上，然後在馬頂上摘下一串鸞鈴，掛在戰袍下面，風吹袍動，就發出一陣鸞鈴响聲。薛文俊安排停當，勉強攀鞍上馬，覺得頭重腳輕，一個身子伏在鞍上，任馬踏着積雪向前闖去。那馬倒也有些靈性，奔到一處村莊中，渡過吊橋，驚動了村中的一羣狗，蹣跚到馬前，猜猜亂叫，那馬喫着驚也亂跳起來，可憐薛文俊跌下坐騎，一陣昏迷，躺在雪地上死去。那馬見主人身亡，衝至門前，頭在門上連撞幾下，莊上門公聽得撞門之聲，問道：「外邊是誰打門？」連問數聲，不見有人答應，也就不理會了。等了一刻，白馬又來撞門，一連三次，門公詫異道：「真正奇怪了，是那一個半夜三更前來打門？問他又不作聲，外邊天降大雪，十分寒冷，有誰來作這耍子呢？」門公獨自囁咕着，披衣而起，開出門來一看，那匹馬一頭闖將進來。門公大喜道：「我正愁出門沒有脚力，不知是誰家的坐騎，半夜三更跑到我們這裏，正好做個脚力。」正待上前牽馬，猛抬頭見雪地裏躺着一人，銀盔銀甲，不由大吃一驚，暗道：「奇怪了，他是那裏來的？」急忙三脚兩步出莊，伸手一摸，四肢冰冷，心想：「看此

郭子儀征西 第三回

六

人乃是一員將官，不知怎的死在這裏？此事不能不稟報員外知曉。」撥轉身來，匆匆入內。

第三回 韓家莊白馬救主

原來此處是西涼的地界，離銅馬關祇八十餘里之遙，地名叫做韓家莊。員外名叫韓坤，本是中原甘肅蘭州府皋蘭縣人氏，流落在西涼三十餘年。昔年在大宛國狼主駕下充任上大夫之職，因年老辭官不做，隱跡林泉。生有一子一女，子名韓虎，力大無窮，善使一根鑲鐵棍；女兒名喚韓鳳英，乃是黃花山白雲洞黃花聖母門徒，本領高強，武藝嫺熟。師父又贈他兩件寶貝，一件是打仙鞭，一件是斬仙劍。回家侍奉父親，僅祇一載有餘，不意今日薛文俊中箭墜馬，那馬通得靈性，到韓家莊前撞門，驚動門公，入內稟報。這時韓坤尚未安歇，正在書房中圍爐飲茶，忽見門公韓壽匆匆走來，稟道：「啓稟員外，莊門外來了一匹白馬，頭撞莊門，又有一員銀盔銀甲的小將，跌在雪地中身死，不知是那裏來的人馬。特來稟明員外。」韓坤聽說，喚集莊中家丁，高擎燈球火把，走出莊門。韓員外舉目一看，果見一匹白馬，鞍轡配備俱全，昂首長嘶，又見五穀場上，雪地中躺著一員小將，生得白面珠脣，眉清目秀，就少喉間一口氣。韓坤用手在他胸前一摸，不但還有幾分溫煖，并且心房跳躍不已，知尚有救。忙吩咐莊丁道：「你們代我將這位小將軍抬進莊門，不可遲緩。」衆莊丁聞言答道：「員外有一句俗語說得好，死鼠不拖進洞，這小將已經身死，還將他尸骸抬進莊門則甚？」韓員外喝道：「你等休得胡說，快將他抬進去。」衆莊丁無奈，只得將薛文俊抬到廳上放下，又將那匹白馬拴在天井之內。韓坤留神將薛文俊身上細看一遍，忽見左腿上中有一枝射箭，隨手將箭拔下，箭眼中流出黑水，點血俱無。暗忖：不知這小將是誰？爲甚中箭身亡？一時好生疑惑。再說這位高樓上韓鳳英小姐，自從奉師命下山，回家侍奉父親，臨行之時，師父對他說：終身應配中原薛文俊，又說今日到此，眼看天色漸漸的晚，將下來，不覺